

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

XINSHIQIZHENGMINGZUOPINCONGSHU

你没有理由 不 疯

NI
MEIYOU
LIYOU
BU FENG

◎ 张欣等 / 著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XINSHIQIZHENGMINZUOPINCONGSHU

你没有理由 不 疯

张欣等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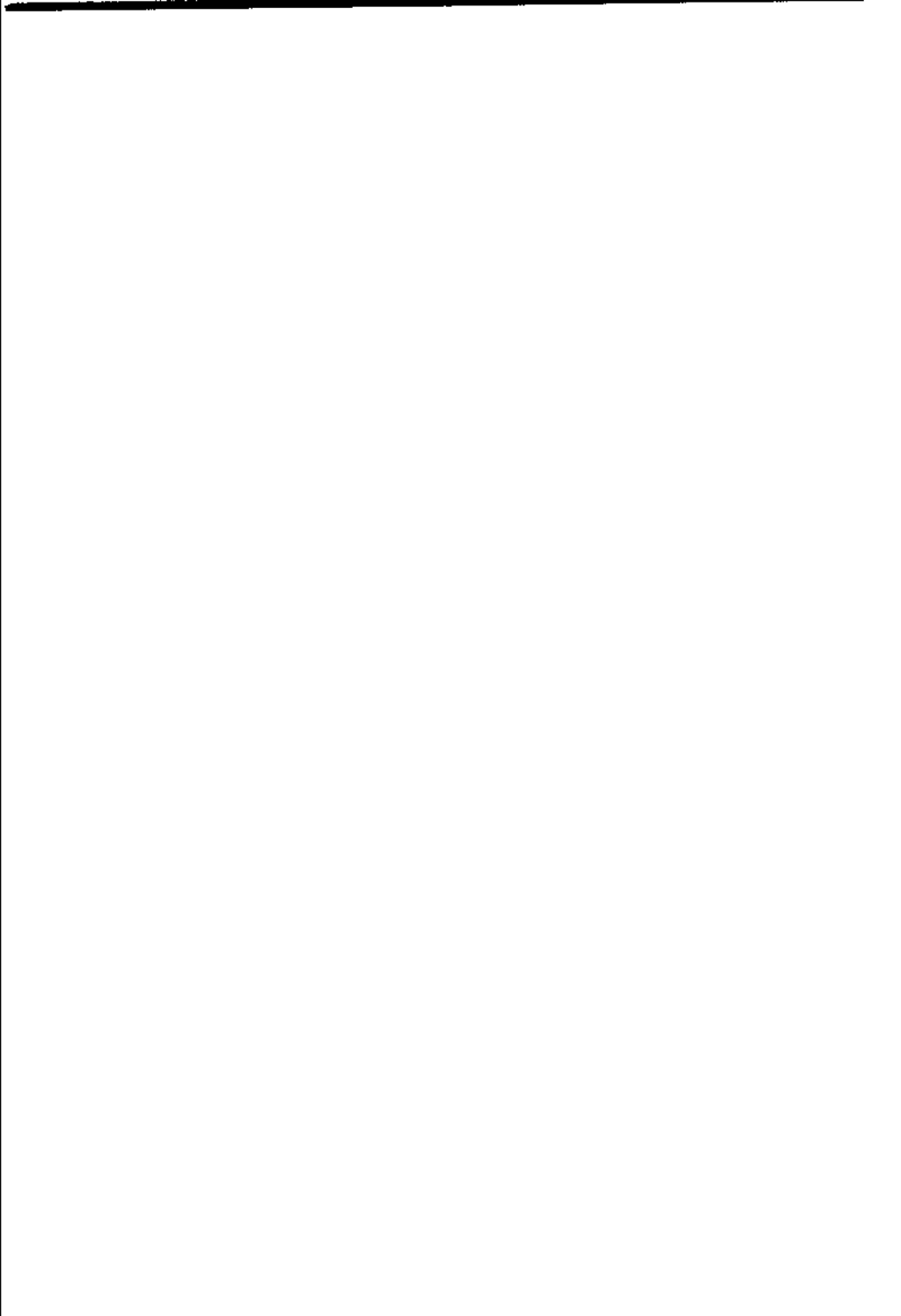
小 孃 孃	汪曾祺	3
灵与肉的挣扎		
——漫谈《小孃孃》	高粱红	9
一次轻车熟路的“突破”		
——评《小孃孃》	钟 耳	12
末日夏娃	冯骥才	17
直指当下的小说佳构		
——读《末日夏娃》	钟 耳	50
双重视解的迷失		
——评《末日夏娃》	王 健	52
你没有理由不疯	张 欣	57
世俗·良知·追求		

——评《你没有理由不疯》	孙 晶	98
佯装的疯狂		
——评《你没有理由不疯》	朱彦芳	101
防 盗 窗	聂鑫森	105
“请开窗”		
——评《防盗窗》	陈晓芳	115
虚假的述说与矫情的表演		
——评《防盗窗》	韦 华	118
学生作文	鬼 子	123
撞击的对象		
——评《学生作文》	蒋学杰	154
名副其实的《学生作文》	钟 耳	157
中如珠宝店	陈家桥	163
《中如珠宝店》的双重象征世界	王 健	193
符号的废墟		
——评《中如珠宝店》	钟 耳	196
切·格瓦拉之死	王士美	201
“英雄”不死		
——评《切·格瓦拉之死》	张秀宁	239
理性精神的走失		
——评《切·格瓦拉之死》	韦 华	241
求 爱 者	张 昊	245

独特的生命与情爱体验	
——评《求爱者》	魏成岭 298
一个人的爱情	
——评《求爱者》	苏 奎 301
玻 璃	李 洱 307
透明的人生镜像	
——评《玻璃》	张艳梅 349
玻璃：碎片还是哲学？	
——评《玻璃》	张云峰 351



汪曾祺(1920—1997),江苏高邮人。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,从杨振声、闻一多、朱自清诸先生学习,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。曾任中学国文教员、历史博物馆职员。建国后先后在北京市文联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,编过《北京文艺》、《说说唱唱》、《民间文学》等刊物。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。1962年底调至北京京剧团(院)任编剧。曾任北京剧协理事、中国作协理事、中国作协顾问等。曾在海内外出版过小说集、散文集三十余部;《汪曾祺全集》于1998年出版。代表作品有小说《受戒》、《大淦记事》等,以及京剧剧本《沙家浜》(主要编者之一)等。



小 孃 孃

汪曾祺

来螭园谢家是邑中书香门第，诗礼名家，几代都中过进士。谢家好治园林。乾嘉之世，是谢家鼎盛时期，盖了一座很大的园子。流觞曲水，太湖石假山，冰花小径两边的书带草，至今犹在。当花园落成时正值百花盛开，飞来很多蝴蝶，成群成阵，蔚为奇观，即名之为来螭园。一时题咏甚多，大都离不开庄周，这也是很自然的。园中花木，后来海棠丁香，都已枯死，只有几棵很大的桂花，还很健壮，每到八月，香闻园外。原来有几个花匠，都已相继离散，只有一个老花匠一直还留了下来。他是个聋子，姓陈，大家都叫他陈聋子。他白天睡觉，夜晚守更。每天日落，他各处巡视一回（来螭园任人游览，但除非与主人商量，不能留宿夜饮），把园门锁上，偌大一个园子便都交给清风明月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

谢家人丁不旺，几代单传，又都短寿。谢普天是惟一可以继

承香火的胤孙。他还有个姑妈谢淑媛，是嫡亲的，比谢普天小三岁。这地方叫姑妈为“嬢嬢”，谢普天叫谢淑媛为“嬢嬢”或“小嬢”。小嬢长得很漂亮。

谢普天相貌英俊，也很聪明。他热爱艺术，曾在上海美专学过画——国画和油画，素描功底扎实，也学过雕塑，不到毕业，就停学回乡，在中学教美术课。因为谢家接连办了好几次丧事，内囊已空，只剩下一个空大架子，他得维持这个空有流觞曲沼、湖石假山的有名的“谢家花园”（本地人只称“来埭园”为“谢家花园”，很多人也不认识“埭”字），供应三个人吃饭，包括陈聋子。陈聋子恋旧，不计较工钱，但饭总得让人家吃饱。停学回乡，这在谢普天是一种牺牲。

谢普天和谢淑媛都住在“祖堂屋”。“祖堂屋”是一座很大的五间大厅，正面大案上列供谢家祖先的牌位，别无陈设，显得空荡荡的。谢普天、谢淑媛各住一间卧室，房门对房门。谢普天对小嬢照顾得很体贴细致。谢家生计，虽然拮据，但谢普天不让小嬢受委屈，在衣着穿戴上不使小嬢在同学面前显得寒碜。夏天，香云纱旗袍；冬天，软缎面丝绵袄、西装呢裤、白羊绒围巾。那几年兴一种叫做“童花头”的发式（前面留出长刘海。两边遮住耳朵，后面削薄修平，因为样子像儿童，故名“童花头”），都是谢普天给她修剪，比理发店修剪得还要“登样”。谢普天是学美术的，手很巧，剪个“童花头”还在话下吗？谢淑媛皮肤细嫩，每年都要长冻疮。谢普天给小嬢用双氧水轻轻地浸润了冻疮痂巴，轻轻地脱下袜子，轻轻地用双氧水给她擦洗，拭净。“疼吗？”——“不疼。你的手真轻！”

单靠中学的薪水不够用，谢普天想出另外一种生财之道——画炭精粉肖像。一个铜制高脚放大镜，镜面有经纬刻度，放在照片上；一张整张的重磅画纸上也用长米达尺绘出经纬度，用铅笔

描出轮廓，然后用剪齐胶固的羊毫笔蘸了炭精粉，对照原照，反复擦蹭。谢普天解嘲自笑：“这是艺术么？”但是有的人家喜欢这样的炭精粉画的肖像，因为：“很像！”本地有几个画这样肖像的“画家”，而以谢普天生意最好，因为同是炭精像，谢普天能画出眼神、脸上的肌肉和衣服的质感，那年头时兴银灰色的“宁缎”，叫做“摹本缎”。

为了赶期交“货”，谢普天每天工作到很晚，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一笔一笔擦蹭，小嬢坐在旁边做针线，或看小说——无非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花月痕》、苏曼殊的《断鸿零雁记》之类的言情小说。到十二点，小嬢才回房睡觉，临走说一声：“别太晚了！”

一天夜里大雷雨，疾风暴雨，声震屋瓦。小嬢神色慌张，推开普天的房门：

“我怕！”

“怕？——那你在你这儿呆会儿。”

“我不回去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跟我睡！”

“那使不得！”

“使得！使得！”

谢淑媛已经脱了衣裳，噗的一声把灯吹熄了。

雨还在下。一个一个蓝色的闪把屋里照亮，一切都照得很清楚。炸雷不断，好像要把天和地劈碎。

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。他们在做爱时觉得很快乐，但是忽然又觉得很痛苦。他们很轻松，又很沉重。他们无法摆脱犯罪感。谢淑媛从小娇惯，做什么都很任性，她不像谢普天整天心烦意乱。她在无法排解时就说：“活该！”但有时又想：死了算

了！

每年清明节谢家要上坟。谢家的祖茔在东乡，来蜨园在城西，从谢家花园到祖坟，要经过一条东大街。谢淑媛是很喜欢上坟的。街上店铺很多，可以东张西望。小风吹着，全身舒服。从去年起，她不愿走东大街了。她叫陈聋子挑了放祭品的圆笼自己从东大街先走，她和普天从来蜨园后门出来，绕过大潭、泰山庙，再走河岸上向东。她不愿走东大街，因为走东大街要经过居家灯笼店。

居家姊妹三个，都是疯子。大姐好一点，有点像个正常人，她照顾灯笼店，照顾一家人吃饭——一日三餐，两粥一饭。糙米饭、青菜汤。疯得最厉害的是兄弟，他什么也不做，一早起来就唱，坐在柜台里，穿了靛蓝染的大襟短褂。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，只听到沙哑沉闷的声音（本地叫这种很不悦耳的声音为“呆声绕气”）。他哪有这么多唱的，一天唱到晚！妹妹总坐在柜台的一头糊灯笼，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。姐妹二人都和兄弟通奸。疯兄弟每天轮流和她们睡，不跟他睡他就闹。居家灯笼店的事情街上人都知道，谢淑媛也知道。她觉得“格应”。

隔墙有耳，谢家的事外间渐有传闻。街谈巷议，觉得岂有此理。有一天大早，谢普天在来蜨园后门不显眼处发现一张没头帖子：

管什么大姑妈小姑妈，
你只管花恋蝶蝶恋花，
满城风雨人闲话，
谁怕！
倒不如海走天涯，
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

何等潇洒。

谢普天估计得出，这是谁写的，——本县会写散曲的再没有别人，最后两句是一种善意的规劝。

他和小嫖嫖商量了一下：走！离开这座县城，走得远远的！他的一个上海美专的同学顾山是云南人，他写信去说，想到云南来。顾山回信说欢迎他来，昆明气候好，物价也便宜，他会给他帮助。把一块祖传的大蕉叶白端砚，一箱字画卖给了季甸民，攒了路费，他们就上路了。计划经上海、香港，从海防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。

谢淑媛没有见过海，没有坐过海船，她很兴奋，很活泼，走上甲板，靠着船舷，说说笑笑，指指点点，显得没有一点心事，说：“我这辈子值得了！”

谢普天经顾山介绍，在武成路租了一间画室。他画了不少工笔重彩的山水、人物、花卉，有人欣赏，卖出了一些，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炭精肖像，供不应求。昆明果然是四季如春，鸡枞、干巴菌、牛肝菌、青头菌都非常好吃，谢淑媛高兴极了。他们游览了很多地方：石林、阳中海、西山、金殿、黑龙潭、大理，一直到玉龙雪山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谢普天的画大有进步。他画了一些裸体人像，谢淑媛给他当模特。画完了，谢淑媛仔仔细细看了，说：“这是我吗？我这么好看？”谢普天抱着小嫖周身吻了个遍，“不要让别人看！”——“当然！”

谢淑媛变得沉默起来，一天说不了几句话。谢普天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——“我有啦！”谢普天先是一愣，接着说：“也好嘛。”——“还好哩！”

谢淑媛老是做噩梦。梦见母亲打她，打她的全身，打她的脸；梦见她生了一个怪胎，样子很可怕；梦见她从玉龙雪山失足

掉了下来，一直掉，半天也不落地……每次都是大叫醒来。

谢淑媛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已经显形了。她抚摸着膨大的小腹，说：“我作的孽！我作的孽！报应！报应！”

谢淑媛死了。死子难产血崩。

谢普天把给小孃的裸体肖像交给顾山保存，拜托他十年后找个出版社出版。顾山看了，说：“真美！”

谢普天把小孃的骨灰装在手制的瓷瓶里带回家乡，在来蜨园选一棵桂花，把骨灰埋在桂花下面的土里，埋得很深，很深。

谢普天和陈聋子（他还活着）告别，飘然而去，不知所终。

（原载《收获》1996年第4期）

灵与肉的挣扎

——漫谈《小嬢嬢》

高粱红

谢家花园虽然是“书香门第，诗礼名家”衰败之后留给后人的遗产，却也是极美的，“流觞曲水，太湖假山，冰花小径两边的书带草”，以及夜晚来临之际，把园门一锁，“偌大一个园子便都交给了清风明月，听不到一点声音”，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，顺理成章是要发生一些独特的故事的。作者用纯净明快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字，在小说的开篇所营造的氛围，绝不是闲来之笔或“空镜头”，而是为下文人物的遭际做了很好的铺垫。

美好的庭院与悲剧性的故事发生了强烈的反差。谢家花园里居住着谢家的两位后人——谢普天和小他三岁的姑妈——当时称为“小嬢嬢”的谢淑媛。谢普天相貌英俊，富有艺术才干，经济上虽然早已拮据，对小嬢却照顾得体贴细致，呵护备加。夏天时的香云纱旗袍，冬天时的软缎面丝绵袄、西装呢裤和白羊绒围巾，使小嬢在同学西前绝不“显得寒碜”。谢普天以他艺术家的特长为小嬢修剪的“童花头”，使本来就漂亮的谢淑媛更加光彩照人。由于小嬢皮肤细嫩，冬天时易长冻疮，谢普天就用双氧水给她擦洗、拭净，小嬢不由得说：“你的手真轻！”在茫茫的冷冰冰的生活海洋里，在亲人都已驾鹤西去孤零零的尘世中，两个年轻人相濡以沫，心心相印，郁积已久的情感的洪水总有一天要冲破理智的堤防而泛滥成灾的。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他们终于做

出了石破天惊连他们自己都觉得“格应”的事。这些描写极其自然，符合逻辑，有一种水到渠成之感。

接下来，作者以极简练的笔触，极其传神的真实地写出了他们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。他们深深地陷入了灵与肉的厮咬和冲撞之中。做爱时他们觉得很快乐，但是忽然又觉得很痛苦。他们很轻松，却又无法摆脱犯罪感。谢普天整天“心烦意乱”，小嬢则诅咒自己“活该”、“死了算了！”理智上的清醒与肉体上的难以自拔，使他们的痛苦刻骨铭心，而且带有某种难以逃避的宿命的色彩。

作者于此还描写了居家姊妹三人的乱伦，他们都是疯子，姐妹二人都和兄弟通奸。疯兄弟每天夜晚轮流和姐妹睡觉，一早起来却又唱个没完，而且一天唱到晚！居家姐妹的乱伦是由于愚昧和麻木，因而没有痛苦。那么，谢家姑侄的乱伦呢？是因为无法通制的情感而又十分的清醒才痛苦吗？那么，这种痛苦就格外地沉重，蚀骨挖心。

描写乱伦之事，在《小嬢嬢》之前，中外的文学名著并不乏先例。这种“格应”之事，并不是文学的禁区。文学没有禁区。关键是作者的态度，作者行文中的倾向。汪曾祺对谢家姑侄关系的描写，虽然篇幅很短，却表现得一波三折，把两个人在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冲突、斗争、忏悔而又不能自拔，人性的丰满与脆弱，种种复杂的心态和情境，写得真实可信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小说的结尾，也即是人物最终的归宿是谢淑媛怀孕了，从此她“老是做噩梦”，甚至梦见自己从玉龙雪山上失足摔下来。她常常抚摸着自已的小腹说：“我作的孽！报应！”然后她死于难产和血崩。谢普天把她的骨灰带到了家乡，埋在了一棵桂花树下，而且“埋得很深，很深”。谢普天埋葬的不仅仅是心中所爱，也包括自己的悔恨。谢普天姑侄的爱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悲剧结局。

美走向毁灭的过程，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俗世红尘、饮食男女中的芸芸众生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控制自己的情感，控制其实是一种理智，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他们有理智，有思想。这是不是汪曾祺在这篇小说中所透露的对世人的一种警示？如果这样考虑，那么作者劝喻世人的苦心就落到了实处。

青年作家何立伟说：“汪曾祺老师的文学语言，是时下所有作家中，艺术纯度最高的，完全是行云流水，完全是俯仰自如，看似极白，其实极雅，锤炼得不见任何斧迹。”读了《小娘嫌》这篇小说，我们信非虚语。它的结构、人物塑造包括对话、行文的张弛与节奏、环境氛围的营造、优美而忧伤的调子，艺术上可以说这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堪称精品。

一次轻车熟路的“突破”

——评《小嬢嬢》

钟 耳

从《大洋记事》、《受戒》中柔情似水的少年情恋，到《小嬢嬢》那疯狂悖逆的姑侄乱伦。汪曾祺不再满足于温柔敦厚，转而涉笔人生的诡异与残酷。《小嬢嬢》的题材是敏感的，可惜演绎题材的情节和文体却是无甚新意。作者在叙述中未能把持住自己，在心理的情性与技巧的惯性支配下，轻快地走上了前人与自己的老路。

颓败的家庭，荒废的庭院，一对年龄相仿而落寞的姑侄。这是《小嬢嬢》，也是《百年孤独》后两章姑侄乱伦发生的背景。年轻的姑姑有着双重的身份，名义上的母辈，年龄上的姐弟。姑侄乱伦是母子、兄妹乱伦的双重象征，而姑侄在血缘上的相对疏远，又使它相对母子、兄妹乱伦更易为读者接受。两篇作品中姑侄两人的结局有点惊人的一致，女主人公都在两人沉醉于情欲之时怀了孕。谢淑媛整日恐惧生出怪胎，《百年孤独》则结束于一个长猪尾巴的婴儿。姑侄乱伦中的女性都难产血崩而死，乱伦中的男性也都在之后消失。谢普天“飘然而去，不知所终”，奥雷连诺随同整个马孔多“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，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去”。为了平衡先前因乱伦导致的道德失范，两位作者都让女主人公在生产婴儿——这一不道德的情欲中死去。结束这一不伦之恋，并回避了乱伦的婚姻子女这更为敏感的话题。面